

草山

残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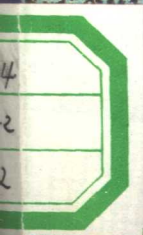
金陵春梦续集

第十二集

梦断草山

唐人著

日作書勉之
求己不求人



草山殘夢

第十二集 梦断草山

唐人著
赵元龄整理

华 文 出 版 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 064 号

封面设计:邵 新

版式设计:陈赛灿

草 山 残 梦

(第一集—第十二集)

唐人著 赵元龄 整理

华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排版

河北省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625 字数 2960 千字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900 册

ISBN7-5075-0113-2/1·82 全套定价:66.90 元(平)

(内部发行)

《草山残梦》编辑出版名单

顾 问：许力以

主 编：肖德荣

副主编：宋桂选 邢凤藻 冷 静 王文祥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祥 刘万朗 刘寿春 邢凤藻

肖耀先 肖德荣 宋桂选 冷 静

胡治安 张光璐 高 太 殷崇文

特约责任统编：邢凤藻

责任编辑： 齐 宇 王文祥 刘万朗 东 山 江 主

技术编辑： 陈赓灿

装帧设计： 邵 新

编 务： 王云涛

出版说明

香港著名作家唐人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金陵春梦》，曾在国内外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对其中一些问题，专家们虽有不同看法，但作为文艺作品，它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现在出版的《草山残梦》是《金陵春梦》的续篇，约计三百余万字。该书从蒋介石逃离大陆写起，直至写到蒋介石客死台湾。其中成功地描写了蒋氏父子在台湾复杂环境中的种种活动及其心理状态、发展，从而向读者揭示了台湾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揭示了台湾回归祖国需要作出的努力。这对我们今天了解台湾问题复杂的历史背景，勾通大陆和台湾人民的往来与相互了解，是极有价值的。对于我们如何最终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统一祖国，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该书作者生前曾在香港、澳门报纸连载，此次出版是根据连载稿，由赵元龄先生综合整理而成。

该书是作者生前的旧作，不是历史专著。它是依据当时港台及国内外报刊发表的新闻报道、消息、资料，以作者文学构思加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许多历史事件、人物的真实情景，正在一步一步地清楚。此次出版，为尊重历史、尊重原著，我们不便作更多的改动，请

读者谅解。涉及到当时台湾与美国、日本、朝鲜的外交政策等问题，也只能是该作品创作时的国际背景和作者的理解，并非今日评论他国外交，对此也一并说明。

对于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出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及出版界的专家、前辈，文学界的朋友，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编 者

目 录

第 一 回

- 总统求医 老婆儿子各执己见 (1)
副统辞职 内中诸多咸酸苦辣

第 二 回

- 蒋家父子 内定严家淦当副统 (26)
美龄赴美 邀请孙公子继副座

第 三 回

- 秋风叶落 宋家接连走几人 (53)
冬寒草山 蒋府日夜吵不停

第 四 回

- 草山夜沉 宋美龄陈香梅私语 (83)
病榻昼响 蒋介石日余孽定计

第 五 回

- 顺时代进 日田中首相访华 (110)
逆潮流行 编“秘录”众人唾骂

第 六 回

- 马屁拍错 衣复恩银铛下狱 (140)
秘密访台 路易斯自寻没趣

第七回

母之骂儿 其气粗犹似当年 (182)
人之将亡 其言善也说真话

第八回

相煎何急 经国拒纬国探父 (212)
同室操戈 美龄逼太子救人

第九回

残烛将尽 蒋经国密议遗嘱事 (243)
纬国赶来 宋美龄断圆父子情

第十回

魂惊梦惊 太子夫人心惊肉跳 (274)
雷声风声 蒋氏中正梦断草山

第一回

总统求医 老婆儿子各执己见
副统辞职 内中诸多咸酸苦辣

书接上集。

话说自胡适病死台北，吴国桢远走美国，孙立人失去军权，还有那几个爱和蒋介石抬杠闹别扭的人物也一个个给搬下了台，按理说老蒋该可以松一口气放宽一点心了，岂知令老蒋头痛心乱的事一件接一件，没完没了。既有夫人宋美龄与儿子蒋经国面和心不和的家事，还有台湾政局不稳的内事，更有美国后台老板捣鬼的外事，这些事搅得老蒋心慌意乱，头昏脑胀，再加上近来他的“龙体”欠佳，精神不支，更倍添苦恼忧愁。

这一天，蒋介石心情本来就坏，身体又感不适，和夫人坐在办公室里翻看当天的报纸，忽然看到一则消息，披露了老小二蒋扣押吴国桢小儿子作人质一事。老蒋看罢，连连摇头长叹。想当初吴国桢要走，老蒋也曾劝阻过一阵，但最终还是放他走了。因为蒋介石深知吴国桢对他虽已“尽忠”，但对蒋经国不可能再尽什么“忠”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拍蝇”时，对这位当年的上海

市长带来好大麻烦，如今情况类似，再不“撤走”内中的一个，两人的“死对头”势必加剧，而这样做等于小朝廷自掘墙脚，甚至有朝一日小蒋逼吴太甚的结果，说不定会激起一个剧烈的“战役”，而届时出现使他无法“传子”的结果，也大有可能的，因此他赞成吴某出国。

老蒋的这些想法，显然不为小蒋全部理解。他以为在台他为“王”，逆之者死，顺之者昌，不漏一手无疑示弱，于是发动立法院等一些帮闲，一再在集会中围攻业已离去的吴国桢，并且扣留他的一名幼子，作为人质。他也知道吴国桢的处境，这个“忠臣”是不会因此在美国和李宗仁“合流反蒋”的。

但宋美龄不以为然，认为报章喧腾，街头巷议的结果，对吴国桢没什么损失，对这个政权却不妙之极。然而她的丈夫还在听任儿子对吴展开攻击，找个机会劝道：

“我们当前最麻烦的问题不只有一个，可是数来数去，轮不到吴国桢头上，你说是怎么？”

蒋介石作头痛状道：“这是什么意思？”

宋美龄道：“现在，几乎全世界都在谈论经国和吴国桢的事，太可笑了。你批准吴到美国，经国可扣留了他的儿子当人质，如果再闹下去，对方有可能打官司，那你想想，我们的面子怎会有光彩呢？”

蒋急问：“他儿子干什么呢？”

宋冷冷地说：“什么也不干，十二岁，读书。”

老蒋闻言语塞，表示不想谈这个，千头万绪的事情都来不及处理，这件事其实不应该成为问题，更没精神打理，但背着老婆却要儿子停止扣留人质，免闹笑话。

于是小蒋告诉他，他并非扣留人质，只不过要外交部不给此子签证而已，这个孩子仍在家中受祖父管教，并未像外传那样身系囹圄。不过他反对批准此子出国，如果这样做了，等于向吴示

弱，因此迄未作放行之想。

老蒋感到厌烦，恨恨地说：“吴国桢不会造反，你这样对他，不造反的人也要造反了，快把他儿子送到他身边！你这个人怎么搞的？要知道你太需要那批老人帮你，否则你将来怎样办事？你从江西带来的人，他们究竟肚子里没什么东西，而且见识又浅！”小蒋闻言默默不作声。

半晌，蒋经国道：“万一他儿子出境之后，吴国桢在美国发表什么，对我们不利，我们就吃亏了，所以……”话未完，老蒋皱眉道：

“他不会乱来，你不用担心。我再对你说，我这样对他，不是为了他，恰巧为了你！”

蒋经国还想不透乃父的弦外之音，也只能“释放人质”了事，但吴国桢这口气怎能就此算了？当下洋洋数千言，写了封“致监察院、立法院书”，对小蒋的胡乱抓人，排斥异己，漠视民主自由等等，来了个历数其非，正面开销，而且用的是拥护老蒋角度，报纸可以刊登，乃使国民党人大表共鸣，把蒋经国恨得牙痒痒的，可又不敢发作，而且也无从发作，小朝廷人无不窃笑。

但是，小蒋亟欲上台之心更切，排除异己之心更急，因而和宋美龄、蒋纬国之间的矛盾愈深，对其父原有的老派老军更不用说，干脆是个“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局面了。

而蒋介石的摄护腺发病问题，尤其使他们几个“心病”更见“严重”，医生的诊断是非动手术不可，否则老蒋将会迅速衰亡。而应该在那里动刀？由何人执刀？其妻其子各有意见，都希望老蒋采纳自己意见，而老蒋那条命自视甚高，岂能随便采纳他人建议？虽然亲如老婆，情属父子，同样顾虑多多，难以决定。

病榻之旁，宋美龄劝道：

“我的意思，不如到美国去医，这种病是偏重手术的病，台湾医生太落后，美国医生很高明，你可以不住医院，定一层大酒店。

就能舒舒服服把病看好。”

蒋介石皱眉道：“我当然知道，美国医生对这个有办法，可是我更加知道，美国有人要把我赶下台来，这些人，必要时很可能对我暗杀，譬如‘第三势力’，譬如‘台独’，他们见我出远门，入医院动手术，无论在路上，在病房，他们都有下手的机会。”

宋美龄摇头道：“不会。美国朋友都希望你能去那边动手术，他们如想害你，还会对我这么说？而且一旦动身，从飞机到目的地一路护理，都是他们负责，怎会出事？进了美国医院，或者租下酒店，他们更加责任重大，警卫保护格外细密，怎会让堂堂一国元首，在美国政府严密保护下出事呢？”

蒋介石闻言一怔，暗忖他这个“一国元首”，已经到了尽头，联合国里都在讨论起代表权来，他面子上如何过得去？再说驱蒋吞台迹象不少，谁能担保他直着身体去，不会横着身体回来呢？

宋美龄一再重复赴美就医的好处，蒋介石可听出些弦外之音来，原来她想去美国的心情比他迫切。可是转念一想，她是在为他的健康打算。

最后，蒋介石没有办法，只能如实说明：他如去美国医病，就不同于她到美国“整容”，总之一百个不合适，这种“老板”杀人不见血，他对“驱蒋吞台”的感受渐切，因此无论如何不会到美国。但不反对美国医生，问题是为他开刀的美国医生不但手术要保险一流，政治立场也得保险对他有利。

宋美龄随的举了三、四名美国的“国医”，认为这几个人之中，随便一个都具备他所要求的条件。

但老蒋认为不可，他相信他们第一个要求能够保险，第二个要求就保不了险。在这问题上，这些“盟友”比他的敌人中共要差得多，中共在“西安事变”中极力主张释蒋抗战，但“盟友”为了目前驱蒋吞台的“大计”，决无理由希望蒋介石活到一百岁的了。

宋美龄闻言默然，因为她对乃夫“妨碍盟友在华的利益”的

实情，不但有所理解，抑且也在惊愕。

蒋经国赞成乃父的办法：宁可花钱延聘美国名医，也不能前往美国。他更清楚，此举会出现引“颈”就戮局面。

蒋经国惟乃父的决定为决定。

陈诚赞成赴美治疗，严家淦也然。

其他武“大官”不敢表示意见。

蒋介石的病，终于拖不下去。

蒋介石无法工作，乃至无法休息，连睡眠都成问题了。

摄护腺的问题是一面，他长期来的荒唐生涯，尽管财富和进步的医药使他得以却病延年，但目前的各种打击，足以使他精神崩溃，这个独夫真的到了无法支持的阶段，他急需开刀，可又不敢就医。

那一日，小朝廷中忽地传开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蒋介石住院了。他进的是台北荣民医院。一名四十来岁的陈姓中国医生是他这次的主治医生，确切地说，他为他动刀。

人们纷纷打听，窃窃私议，结论是白宫对蒋丧失信心，因此蒋对美国也丧尽信心。荣民医院是蒋的官方医院，一切设备与管理，可以完全不经洋人之手。早在蒋作出这一意外决定之前，这间医院已受到“秘密警察”的周详调查，并且已在蒋严密“防卫”之中。

“荣民”即伤兵，蒋介石真的成为“伤兵”，并且是一个重伤兵了。

为了强自镇静，蒋介石身穿长袍，手持士的，头戴呢帽，故作轻松，在前呼后拥之下，下车直入医院，也毋须介绍，挥舞手杖，对那个陈姓医生道：

“你给我开刀？好好好。”

那医生刚过四十四岁生日，既是台湾的摄护腺疾病权威，又是个有经验的外科大夫，且是一个医生最好的阶段。所谓“最

好”，是指年轻者开刀轻松，但治病经验较缺，年老者治病经验丰富，但开刀吃力，甚或欠准。蒋介石算是挖空心思“就地取材”，而一条老命在他手上，不“客气”一些是不行的了，但他几十年来搭惯架子，再客气也显不出半点真情，当下频频点头，连呼好好之后，见周围一片雪白，藏在白袍里的男女医护人员，个个脸儿雪白，“敢情是见我害怕”，蒋介石于是马上推下一脸笑，挥舞士的，对医生道：

“你们院长向我介绍，我知道你本事不小，所以嘛，我外国也不去，外国医生也不找，专门要你给我开刀了。你要好好地开，”举起手杖在他肩上任作状道：“开得好，重重有奖，开得不好，”把手杖轻轻地连打三下：“我可要打你军棍的啦！”那医生闻言呆若木鸡，不知所答。他知道蒋介石是个什么样的人，也知道在他手杖里面，就有一把锋利的长剑，更知道就是这个人，当年在大陆杀过不知多少爱国志士、进步青年，就在台湾，也曾于一九四七年“二·二八”大开杀戒，就在这医院里，不少台籍职工的家人亲友，有些已在当年牺牲，有些迄今下落不明，影子不见。

可是也就是这个独夫，几小时后他得为他动手术，救他一命了。

经过“忠贞调查”的医生，不可能有害于老蒋，但老蒋那个模样，吓坏了这个“忠贞医生”，他在院长和助手协助下开始工作，一身是汗，一头是汗，更糟糕的是双手颤抖，浑身哆嗦。

手术室中，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位医生着急，因为操刀一割，劲由手出，如今双手在发抖，怎么个割法？

待麻药开始生效，那院长在他耳边低声说：“我认为你有把握做好这个手术，但你过分紧张，我担心你做不好这个手术，老弟哪，这可不开玩笑，他的病状，你诊断过了，他的病症，你也很熟悉了，他的一条命在你手上，而你我一条命在他手上，你懂得我的意思了？”

那医生一个劲儿点头。

“好，我祝你的手术成功！”

可是，第二天一早，蒋介石的病状作了说明，这回手术并未成功。小便依然失禁，病处依然疼痛。

院长和医师以及蒋经国和“安全人员”等等，可有了个共同的想法，认为这回手术的失败，并非医生本事不济，而是医生紧张过度所致。

但是以蒋介石的情况来说，年迈加体衰，即使再做手术，也必须经过长时期休息，大力滋补，恢复元气，再来引“颈”就“割”。

宋美龄对着床上哼哼唧唧的丈夫皱眉头，劝道：“我看，还是找美国名医吧，你可以不去美国，我可以把名医请来。”

蒋介石也皱眉头，久久才说：

“我不会死的，我不到美国去的，我也不要美国医生开刀的！”

宋美龄只好叹气，还想说什么，于右任等五、六名“元老”前来探病，老蒋要他们直入卧室，勉勉强强坐了起来，腰间垫了好几个枕头，先听于右任代表监院“慰问”了几句，然后不痛不痒地“劝慰”了几句，蒋介石心中雪亮，这个老头儿是他用“变相绑架”办法，在南京解放前硬把他搬到台北来的，几个特务，几张机票，一叠路费，你不走也得走，作为蒋介石小朝廷在台北开锣的“老招牌”掩饰，藉以造成国民党元老派都和蒋同进退的错觉，此所以于右任到死也不能同意，但已毫无办法，因此探病之时，语多“保留”，蒋介石怎会听不出来？

众人俱皆无语，老蒋不能不开口，说了句：“我实在没有功夫生病，”马上以拳捶床，恨恨地说：“我还不能死呀！”其声凄厉，众人如芒刺在背，又似坐在针毡上，也就告辞，相顾一笑。

那宋美龄瞧在眼里，笑不出来，蒋经国并未目击，但心情特别黯淡，因为乃父的死亡是免不了的，人都有一死，但他羽毛未

丰，尚未“继承”，一旦乃父两腿一伸，这个小小的江山如何落到他的手里，可太难办。

如此这般，他把荣民医院院长找来道：

“不要太紧张，你们的医生没问题，不但‘忠贞’，而且有本领，问题他开刀居然双手发抖，那怎么可以？本来我想找他谈谈，再一想，这样做会使他更加麻烦，因此……”当下压低声音，要院长去找陈医生一谈。

那医生没把病人治好，自己可生病了，浑身发软，有高烧，家人同事莫不关切，因为他的病如何得来，毋须细说，但今后还有一“关”，又如何过去？一片愁云惨雾之中，那院长可探病来也。

“老弟，”那院长见他清醒过来，安慰了一阵，笑道：“你年轻力壮，经验丰富，手术纪录十分优良，这才被选为替‘总统’开刀的医生，很不容易，你应该高兴，何必如此紧张？”

“院长有所不知，”陈医生道：“他的健康是差，但他的那对眼睛，可是凶得很哪，他一辈子杀人无数，我可在他身上开刀，老实说，我可是后悔当医生啦！”

他的家人闻言啜泣。

那院长叹了口气，劝了一阵，把自己的意思对他说了，他说蒋经国曾经找他，不用问，当然是为了这件事。尽管他和颜悦色，但弦外之音是不问可知的，因此他也紧张起来，因为他是他的主管，万一出了事，医生如何处置还不知道，但他最低限度的后果，便是“纱帽”不保，打破这只饭碗事小，还有些什么冬瓜豆腐，就难说了。

但是，事情已发展到这个地步，那院长认为担忧无益，不如冷静从事，从好的一面去想，蒋介石连美国医生都不能信任，说明了他对“荣民医院”的重视，升官发财有份，应该高兴才是。

可是从坏的方面去想，蒋介石显然像个皇帝模样，只不过加了顶“现代”帽子罢了。尽管他满口“仁义”，但心狠手辣，因此

不可不知，万一真的出了事，准会“陪葬”。

陈医生不知如何是好。

“因此我来告诉你，”院长道：“这次再动手术，如果做不好，他就死了，而你，也没法活，你不干也不行。除非自杀。反正一个死，你何必紧张呢？”

那医生想想有“理”。而他的病，也就爽然若失。

眼看蒋介石再度入院之期已到，那医生要带着行李住进医院去了，家人话别时，他叹道：

“大家不必紧张，这回，我有必胜把握，因为，他的病还没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照了无数X光片，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身体是差，可是营养好，保养得更好，因此还不致从此救不回来，而问题在我的心情紧张过份，现在，我反而不紧张了。”

“为什么？”家人问。

“反正一死！”陈医生于是以“从容就义”心情住进医院，咬牙切齿作心理准备。

他所担心的事情，终于来到。

这回蒋介石不再用土的作打他状，因为这次是“坐”轮椅抬下汽车，抬进手术室的，原本想在“官邸”动刀，无奈设备没法凑齐，有些仪器体积庞大，重量也有吨半两吨，不但是个安装问题，而且还有个性能问题，因此仍然住进医院，不过再过几年此病又发生时，蒋介石连轮椅都没法坐，就要动用直升机了。

却说这回再动手术，蒋介石双目的凶恶眼光，已经大减。倒不是说老蒋“转性”了，非也，而是他的生命力开始严重衰退，装模做样吓唬人都不可得了。

那医生的最大一项“秘密武器”，便是咬牙切齿，当蒋介石是个仇人对待，“好，今天看我的！”他在这情状下提起刀子。

手术在“极密”情况下进行，但此事焉能遮掩？小朝廷中大官们窃窃私议，接着是“中官”们传将开去，乃至成为台湾一部